



这是城市最普通的一群，也是最倔强、最顽强的一群
今年以及许许多多年后，依然会倔强而顽强地生活着——

蝴蝶谷有条无名小溪

□廖伟

又是新年的第一天，大家还在睡懒觉，我很快就醒了。空气有些冷冽，长长的小区公路没有其他行人，林间传来的几声鸟鸣凸显悠长。寻着时断时续的腊梅花香，站在这条不知名的小溪旁，莫名就有了几分怅然。

住进蝴蝶谷13年，我一直不知这条小溪的名字。也许它有名字，但从来没人提起过。虽然它每天就在身边。小溪从南山而来，穿过一大片亚热带次生林，沿蝴蝶谷而下，从小区最不起眼的角落流过，最终注入长江。它确实是小啊，即便称涓涓细流也有几分抬举——一年到头多半时间是处于干涸状态，丰水时水面也不过三五尺。只有夏秋暴雨之后，由于山谷的自然落差，在这里形成了一段四五米的瀑布，奔腾的山洪才宣示了它的存在，我在百米之外的家里也能听见它的喧嚣。而前两年由于降雨偏少，我就几乎忘记了它。

蝴蝶谷自然是有名字的。当然这是个年轻的名字，是开发这楼盘时开发商取的。这是个主打文化的小区，取了很多好听的名字。就在蝴蝶谷旁，还有一条通往山林的步道，名叫“白居易小道”。我一直有些纳闷：此道怎么与白居易拉上了关系？难道是白居易骑着马儿，从此经过写下“野径行无伴，僧房宿有期。涂山来去熟，唯是马蹄知”（《涂山寺独游》）？虽同处南山，但涂山寺离这里尚远，而且陡峭的步道显然也不是可以骑马的。

山谷旁有一小块坪坝，过于幽静显得有几分阴冷，空气倒是十分的清新，偶尔有三三两两跳坝坝舞的嬢嬢在这里翩翩起舞，增添了不少人间烟火气。面朝山谷的左手边，依山建起几长排房子，那就是我和两百多户人的蜗居。

有辆小货车停在路边，下了一些红砖和水泥。那是楼上的在搞装修。小区的房子有些年月了，入住早的住户差不多有二十年，加上当初设计缺陷，很多家陆陆续续在重装。我图简单，只是把发霉发黑的墙纸撕了重贴新的，将漏雨的阳台搭了个棚就算了。楼上这家前前后后差不多折腾了一年还没完工，不知道搞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大工程。这一年，我对面楼上的两家都违规加盖了一层，其中一家两个老人天天在上面辛勤耕耘，种了不同品种的蔬菜，夏天的时候，我看他家楼顶菜园里手臂般粗的丝瓜吊了十多根。冬天到了，我看不清上面种了什么，但是依然郁郁葱葱。另一家的三角梅开得正艳，成为我窗外最美的风景。

我看见路上已有两个出来锻炼的人。前面一个我认识，瘦得让我想起一根移动的标枪，姓赵，70多岁了，好像是一所高校的退休老师。他与我紧邻，我们曾隔着露台栏杆敬过烟。他露台上晾晒的衣裤从来没伸展过，每一个衣架上都上演着扭曲的滑稽剧。他喜欢花草，居然在客厅里也种了好多绿植，透过落地窗，可以看见里面一片生机。他还在露台上种了很多茶花，每年花开时，他会一朵朵凝视，嘴里自言自语，也好像在和花儿说话。我不知道，这些重庆的花儿是否听得懂他的浓浓的江浙普通话。他是一个人居住，也很少有人上门。这一年却几次看见有一个比他年轻的老太婆出入，我八卦地想：赵老师是不是恋爱了？今年他晾晒的衣裤是否会变得扭扭捏捏？

后面那个中年人比较胖，我也认识，但不知道姓甚名谁，我们甚至没有打过招呼。给我的感觉，他总是在小区里走，不是在这条道上就是在那条道上。即使在大冬天，他也只穿一条半长裤。他手上往往有一根牵狗的索索，一条丰满的柯基犬比他走得快。他可能有咽炎，不停咳嗽，不停往路面上吐痰。最近几个月他突然爱上了音乐，一路走还一路飙高音，很多回把我这个常年上夜班的人惊醒。据说，一次一个邻居向物管投诉，说他飙歌吓哭了孩子。之后好像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心境，该唱唱，该走走。夏天一场暴雨，我看见他在雨中搭着梯子，将一只掉出窝的雏鸟送回树上，那一刻，我原谅了他

的歌喉。我在心里祝福他：新的一年，歌声嘹亮，咽炎消失。

我遇见的第三个人是保安小邱，这是个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的年轻人，来这里上班大概三年了。我常常怀疑他有特异功能，他认识小区里每一个人，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姓名，搞得清每个人之间的关系。即使疫情期间戴着口罩，他也可以准确无误叫出每一个“老师”。他是个正能量，他珍惜每个工作日，享受着工作的愉悦。2023年他是人生的大赢家，现在他已经离开了门岗，提拔成小区的巡逻人员，只是偶尔代班才会到门岗值守了。

跟在小邱身后的是我敬重的吴姐。她今年正好60岁，已经给我家做了13年清洁。她告诉我，今天要做三家，有人出去旅游提前把钥匙给了她，正好早点开工。她来自奉节，一只眼残疾，丈夫去世得早，靠自己的劳动拉扯大一儿一女。如今儿女都在主城安家立业，求她回去享清福，她却不愿意丢下二十多户老客户不管。去年，四川一家报纸副刊给我约稿，我写了一首《吴姐》：“……快到春节，我母亲塞给她一包香肠/她说太贵。换橘子，她说牙齿怕酸/她拒绝怜悯只相信双手/她说看着掌纹皴裂，心情变得/宁静而安稳。她说，十年了/有两样东西已丢不掉/手里的小桶，身边的城市。”疫情结束时，我主动每月给她涨一点工钱，发给她微信上她却坚决拒收。就是这样一个自尊自强自爱的大姐，很多时候她就像圣母一样敲打着我。

我看见另一个邻居和他的妻子出来了。我们两家的车库只隔了小区的小马路，最多七八米。前年，他车库里停着的是一辆宝马，每天六点钟他开车送女儿上学，孩子是缴了择校费读的一所知名中学。去年他的车库就没有轿车了，只有一辆半旧的红色摩托。再后来车库里开始堆满废纸箱、塑料瓶，他的父母亲也常常在小区里的垃圾箱翻找有用的物品。据说他做生意失败了，宝马卖了。他和妻子穿戴整洁，说笑着走向那辆红色的摩托。他发动摩托，妻子揽着他的腰，很快消失在在我的视线。那些废品分门别类打理得干干净净……

天已经很亮了，蝴蝶谷的邻居们开始了新一年的生活。这是城市最普通的一群（即使我叫不出他们的姓名），也是最倔强、最顽强的一群，就像蝴蝶谷里这条无名小溪，今年以及许许多多年后，依然会倔强而顽强地生活着，不管是干涸或流淌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）

老街的人情味

□赵瑜

我以前居住的那个小区，建成有二十多年了，曾经围绕它形成的一条街也慢慢变成了老街。那条街连接我的单位和家，20世纪90年代，我天天上下班要来回走四趟，对每个店家都熟悉。

曾经有个在小区门口等业务的年轻“棒棒”（力夫），面相天生“皱眉愁眼”，说话少，不笑，但腿脚非常勤快。我家装修时他想来除渣，报价低得惊人，我执意给他加钱。他觉得我“人对了头”，后来一见我拎重物进小区，就跑来帮忙，热心得很。慢慢攀谈，知道他家在四川农村，高中没读出来打工，没得文化只有下力，幸好业务还不错，比在家种地强。

有个理发店是我固定去的。创始人是三个小伙子，手艺都不错，给阿姨们吹的“招手停”发型精丝密缝，一两周都不会乱，堪称一绝。一人管洗，一人管吹，一人管染烫。后来分了家，最帅的那个被解放碑的连锁店挖了去，最胖的那个去开茶楼了，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一个小伙子在那里忙碌而落寞。但后来他突然娶了媳妇，隔壁铺子的打工妹，不漂亮但贤淑，脸红朴朴的。店里更热闹了，媳妇洗头打杂，小伙子研究新发型，阿姨们都夸。店里又添了音响，流行歌曲喜气洋洋地灌满整条街。

每天早上我都会去吃一碗面。那家饭馆是夫妻店，早上卖面，中午卖河水豆花、红烧牛肉肥肠。那是我的标准化早餐，我的那碗面，自然会有我不再重申但绝无差错的要求：少辣多麻，汤宽青重。冬日的清晨一碗下肚，全身暖和喜气。

白云苍狗，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城市与人事飞速变迁，我早搬离了那个小区。原以为那些旧事已经消散，恋恋不舍却无可奈何。却在最近的一次相逢中，重新找到了人情。

初夏的一个傍晚，我因事路过这条老街。老街的灯光有点暗淡，一路慢慢走下去，竟然看到了那个曾经的“棒棒”开了个便民超市，他人到中年，身体发福，却依然是那“皱眉愁眼”的模样。守店的还有一个眉目舒展的小伙子，两人正守着电饭锅煲小火锅，那亲密程度，一看便是父子。

走到原来的理发店门面，见变成了正骨诊所，有点怅惘，再走几步，却发现它鸟枪换炮，搬了更大的门面，装修得很亮堂华丽。一走进去，那个发型师马上认出了我，亲热地叫着姐，问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照顾生意。我请他给我理了发，他的手艺未必是全城最新潮的，但是一边理发一边聊天，聊往事，聊现在，多么愉快的傍晚时光。

而那家饭馆呢，是真正消失了。打听到那对夫妻年岁已高，支撑店面渐渐辛苦，儿子不肯子承父业，宁愿去电子城打工，十年前小店转手成了一家牛肉面馆。

这里的行人总是来去匆匆，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生存打拼之地。在经历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后，我为那些异乡人在这座城市立下了足，不再做无根的浮萍而欢喜。老街并不意味着旧的、落后的、即将被淘汰，它的烟火气、人情味和宽容大度是这个城市珍贵的印记，任岁月变迁，不会消散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南岸区文联）



能懂的诗

好意

□润叶

在夜晚行走，要沿途留下月光
走在深山，要沿途留下标记
让迷路的人，能走出恐惧，找到亲人

人间寒彻
我们都要去帮一帮他们
奶奶留了几个柿子在树上
撒一把米粒在雪地上
春天，鸟雀在树上捉虫

奶奶说
人心里总有菩萨的一席之地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这一天

□阮洁

正午时分
年轻的男子，从摩托的尾箱里
取出客人的点餐
这是一名普通的外卖小哥
没啥值得特别关注的
但他背上的，红色花布太艳丽了
花布里裹缚着的婴孩
他的眼睛太亮澈太澄净了
以至于这一天
关于其他，我什么都没记住
在梦里回放的，依旧是
烈日下，一双新鲜的眼神
向我递来几滴晨露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